



武昌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四

武昌縣

吳王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方皆是南銅越炭作之文曰大吳

小篆書

刀劍錄

孫亮建興元年於武昌鑄一鼎其文曰鎮山鼎小篆書
同上

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并序李白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父
人到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明不在位之高下其或
繼之者得非韓君乎君名仲卿南陽人也昔延陵知晉
國之政必分於韓獻子雖不能遏屠岸之誅存孤嗣趙
太史公稱天下陰德也其賢才羅生列侯十世不亦宜
哉七代祖茂後魏尙書令安定王五代祖鈞金部尙書
曾祖駿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祖泰曹州司馬考睿
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分茅納言剖符佐郡奕

葉明德休有烈光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妣有吳錢氏及長史卽世夫人早孀宏聖善之規成名四子文伯孟軻二母之儔歟少卿當塗縣丞感槩重諾死節於義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朝廷呼爲子房紳卿尉高郵才名震耀幼負美譽君自潞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未下車人懼之旣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有纓玉者三江之巨橫白額且去清琴高張兼操刀永興二邑同化時鑿齒磨牙而兩京宋城易子而炊骨吳楚轉輸蒼生熬然而此邦晏如襁負雲集居未二載戶口三倍其初銅鐵曾青未擇地而出大冶鼓鑄如天降神旣烹且爍數盈萬億公私其賴之官絕請託之求吏無絲毫之犯本道採訪使皇甫公侁聞而賢之擢佐輜軒多所宏益尙書右丞崔公禹稱之於朝相國崔公渙特奏授鄱陽令兼攝數縣所謂投刃而皆虛爲其政而則理成去若始至人多懷恩新宰王公名庭璘嚴然太華浼然洪河含章可貞幹蠱有立接武比德絃歌連聲服美前政聞諸耆老與邑中賢者胡思泰一十五人及諸寮吏式歌且舞願揚韓公之遺美白採謠刻石而作頌曰

峨峨楚山浩浩漢水黃金之車大吳天子武昌鼎據寶

爲帝里時難世訛薄俗如燬韓君作宰撫茲遺人滂汪
王澤猶鴻得春和風潛暢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
塵 太白集

夏侯宋容墓表元結撰在武昌縣

輿地碑目

碑久佚

殊亭記元結撰廣德元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癸卯中扶風馬向兼理武昌以明信嚴斷惠政爲理故
政不待時而成於戲明而不信嚴而不斷惠而不正雖
欲理身終不自理況於人哉公能令人理始身多暇招
我畏暑且爲涼亭亭臨大江出在山上佳木相蔭常多
清風巡迴極望目不厭遠吾見公材殊政殊爲亭又殊
因命之曰殊亭斷石刻記立於亭側庶幾來者無所惑

焉

次山集

薛季宣浪語集有新作殊亭詩中云元碑碎俗令遺集哀空紙又云舊亭苦弗稱新亭直殊美書文兩奇絕蹤蹟存布指意謂舊碑已亡當據集本重立也

廣宴亭記元結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樊水東盡其南乃樊山北鮮津吏欲於鮮上以爲候舍漫叟家於樊上不醉則閑乃相其地形核之圖記實故吳宴遊之地縣大夫馬公登之嘆曰謝公和伏武昌詩云樊山開廣宴非此地耶吾欲因而修之命曰廣宴亭何如叟頌之曰古人將修廢遺尤異之事爲君子之道於戲天下廢遺尤異之事如此亭者誰能修而旌之天將厭悔往乎公方壯而有是心也吾當裁畜簡札待爲之頌故爲廣宴亭記以先意云

次山集

杯樽銘并序元結撰

文見本集

郎亭西郭有藜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甃以爲亭石有
窠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孟士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
源作杯樽銘銘曰

窠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器實有殊狀如竇而底似
傾幾欹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
作銘將欲何言時俗澆狡日益僞薄誰能杯飲共守淳

樸

次山集

杯湖銘并序元結撰

文見本集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滙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湖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

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人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爲害死雖萬代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盡此與吾欲爲人厭者勿泛杯湖

次山集

退谷銘并序元結撰

文見本集

杯湖西南是退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爲竇爲淵滿谷生壽木又多壽藤縈之始入谷口令人忘返時士源以漫叟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

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叟知焉公畏漫叟心進跡退公懼漫叟名顯身晦公恐漫叟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爲吾規于進之客不羞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與退谷漫叟

次山集

怡亭銘并序永泰元年

怡亭在武昌江水中小島上武昌人謂其地爲吳王散花灘亭裴鷗造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銘李莒八

分書刻於島石

集古錄

怡亭裴鷗卜而亭之李陽冰名而篆之裴虬美而銘之曰崢嶸怡亭磐礴江汀勢壓西塞氣涵東溟風雲自生日月所經衆木成幄羣山作屏顧余逃世於此忘形永泰元年乙巳歲夏五月十一日隴西李莒

鷗不知何人虬代宗時道州刺史韓愈爲子復墓志云虬爲諫議大夫有寵代宗朝屢諫諍數命以官多

辭不拜然唐史不載其事李莒華弟也

集古錄

按唐書世系表洗馬裴天壽八世孫曠御史中丞曠子鷗容州長史次子虬諫議大夫鷗乃虬兄也

武昌縣濱江石壁題名

元豐中三則 淳熙中二則

江綆蘇軾杜沂沂之子傳侯游元豐三年四月十三日

沂都官郎中杜叔元君懿之子見蘇集書許敬宗硯及所藏諸葛筆

沈達元豐三年十月六日游湖孫口俶雅子修從

蘇軾李嬰吳亮趙安節王齊愈潘丙元豐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游口十日嬰口來

李嬰蘄水令嘗作滿江紅一曲上東坡見叢話吳亮字君采武昌主簿王齊愈字文甫健為人寓居武昌

其弟則齊萬子辯也潘丙字彥明黃州人竝見東坡

詩文集

荆漕御史張沈來

七字近缺

武昌游東臺載餽漾舟江濱散

步林石間得陶元歐蘇之跡遐想清高命尊游目今古

相望同此樂者齊安絳帳徐向知錄胡瑞是邑宰李楷

簿馬龜年尉姚天驥淳熙七年二月十七日書

淳熙庚子暮春既望與令李楷步自西亭覽江山之勝

遐想韓仲卿鄧聖求之為政其人不可復見因摩撫斲

壁訪元蘇二先生遺跡倘佯求之而還時杜彥真宋漢

臣劉景封陶濬同遊子憲德從

九曲亭記蘇轍撰元豐五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西江之南武昌

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

曰寒溪依山臨壑隱蔽松樾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

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

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

攜倘佯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息草酌酒相勞

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中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

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年

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
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
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
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日
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
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
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者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
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
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
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
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
灑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
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
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乎是也

嘉魚縣

楚公鐘銘政和三年獲於鄂州嘉魚縣以獻

金石錄

政和三年武昌太平湖所進古鐘石公弼題

復齋鐘

鼎款識

太平湖在嘉魚縣南三十里

楚公口自作寶大專鐘孫子其永寶

釋文

字畫奇怪友人王壽卿曾翁得其墨本見遺公下一

字不可識必其名也

金石錄

銘十四字公下一字或釋作守姑闕疑大下一字蓋

專字罇之省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

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舊藏摹本次又得孫星衍觀
察所寄手搨本重彷彿刻於江漢書院之先賢祠

楚公鐘銘

此銘金石錄未載惟薛尚功鐘鼎款識及王復齋鐘
鼎款識有之皆未詳其所出何地今以類附於此

惟八月甲己楚公逞

上體作呈下體作廷是廷字也廷字亦作逞古往字往與狂通史記

楚世家鬻熊之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

自作夜雨雷罇故名

銘之曰

身其克

說文曰克肩也上八者象屋交覆之形

摩

滅

不可

公逞

不可

其萬年壽

滅市

卽斂

不可

韋孫子其永寶

釋文

銘四十二字

摩滅者二字

不可識者三字

鼎款識

紹興十四五年間茂世先兄自成都運判除倉部外
郎總領淮東軍餉邵澤民見屬云我有雷鐘藏之久
矣兩得秦會之書見取度不可留爲我達之會之償
以三千緡鐘高二尺有奇紐上坐一裸鬼蓋雷神也
五色相宣銘在鐘裏今諸處所刊咸其雲仍對之可
見紹熙四年東州榮芭記

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此銘前後凡兩見其一本後有
榮茂世之弟次新所記者揮塵錄言茂世爲湖北漕
置司鄂州有都統司統制官王俊以其舊帥岳飛父

子不軌狀詣茂世陳首茂世云我職掌漕他無所預却之俊遂從總領汪叔詹陳其事汪卽日上聞秦檜得之藉以興羅織之獄知茂世不受理深怨之而高宗於茂世有霸府之舊秦累加害而不從秦死榮竟登崇班以宋史考之王俊之告在紹興十一年會之之死在二十五年其後二年茂世以戶部侍郎領鑄錢司王明清所錄非無據矣如次新言會之旣以書取此鐘於邵澤民乃不以自獻而轉屬之秦所深怨之茂世何耶三千緡之償誰受之耶其一本銘文正同而以石國佐所題幀於冊內此鐘旣進於政和澤民何從得而藏之至紹興中乃達於秦會之耶竊意石氏所題卽金石錄中十四字之鐘而復齋誤附於此不免轉生疑竇耳嘉慶丁丑阮宮保元據復齋本摹刻於江漢書院之先賢祠仍依原冊上石而附其說於此

明故大理寺副東嶠先生李君墓誌銘楊循吉撰宏治十六年

文見明文海

往年予再官禮曹居京師大理評事嘉魚李君實爲之友君清介絕俗不屑事事與人言未嘗不期於將退予別君歸之三年君果遽以病謝官去時其弟鄉貢進士世卿方築釣臺於黃公之山而不出遂從居焉君歿旣葬未有銘世卿求君之游於門者吏部侍郎王公將爲之銘公在疚以屬予敢書其一二大者以爲叙而後銘君諱承箕字茂卿五世祖遠元譯史曾祖奐仕洪武中

爲四川鹽課大使祖善琪縣教諭皆皇贈都察院副都御史父阜贈大理寺評事君自幼穎敏強於學出言論卽侃侃驚人其後通經史泛及百家爲文章典贍有法遂知名荆楚間年三十有七領鄉薦四十一登進士旣授官素貧無鮮衣良馬儉約如儒生時性高慵不善羈束旦日入寺習唯諾趨走退據案執筆署銜尾還邸破屋寒冽煮蔬飯糲或出逐人事無少休用是無一日快意其歸計遂決嘗謂予曰吾得俸錢足三十緡可津而南矣居三年陞副於右寺志乃老就下君平生讀經書每謂聖言簡大後世訓詁繁支牽合不槩於道道由是

益翳遂奮然著論斥其非往往見於述作間聞者羣訶衆詆至大罵君不爲改惟一二好古者信其言以爲然然君以是取譏亦以是立名真有志力人也歸五年履空兄弟相對談心焉宏治壬戌五月二十二日君卒年五十三前配石孺人生男二人長曰肇次日棨女三人壻曾思進周夔袁褒後配嚴氏一男曰瑗世卿以卒之年臘月葬君於蒲圻烏石湖之旁明年始克治銘事將啓其前而納焉葬速不得備物權於禮也君天性孝友與人交尤篤信義其論治道以教化爲本立論高古非拘拘者而世卿蹈奇節尤甚至是實以其二子來其名

日李整李教蓋浮江千里其一家之樹誼若此可尚也已銘曰

繫斯人之賢兮既顯維兮時治平有邱而掩兮吁嗟先生

李大厓墓表王鏊撰正德二年

文見明文海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嶠先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俯仰學皆不治章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爲庠生已厭科舉之學所司迫感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庚戌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淳涵久之渣滓消融神明內朗其學

號簡易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向然亦或嘗嘗且議之大匡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爲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超然有混濁寰宇之意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注繁蕪郢書燕說鼎沸絲棼方欲一剗去之而更推波助瀾耶顧尤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

書之劄草濡墨斜斜整整無不如意及爲文章刮濯陳垢無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雨交至倏雨霽天日清明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得謝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倡迭酬伯仲之間自相師友家徒壁立罄懸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乙丑二月二十日君亦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厯間有宗儀宗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會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六教嚴整虔改放

整鄉貢進士女一歸鄉進士胡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葬何公崙之原昔茂卿之葬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予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爲之表於墓曰人或曰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豈以是爲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鳴乎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蒲圻縣

龍翔山石刻

龍翔山在縣北一里上有窪樽石刻熙寧癸丑上巳等字

大清一統志

虞帝廟斷碑

舜帝廟碑在蒲圻縣治有斷碑載二妃事字漫滅不可考

明統志

虞帝廟在龍翔山西

大清一統志

碧崖亭辭宋濂撰

碑已佚文見本集

濂與太常卿魏觀先生游甚久知其爲孝敬之人也先生間嘗來謂濂曰予家鄂之蒲圻蒲圻有山曰蒲首焉巉然而起如雲旂翠蕤蕩摩空濛間對峙雙石楹直上如筍中做碧崖千尋嘉卉靈草雜被之紛紅駭綠儼如圖畫中我先人愛玩而不忘日支筇步其下或濯纓澗底或詠詩坐盤石上或望雲出沒崖谷悠然而忘返遂因以碧崖自號時移事遷層崖絕壁雖蒼然不改於舊而先人則追逐羣仙於風馬雲輿中弗能一見之予每

過其下不覺潛然出涕故於宦遊所至揭碧崖之名於
楣間所以志之志之所以思夫親也雖然名之固寓也
而言之則尤寓也曷若親履其地而求先人之遺跡乎
當今聖人在上方以孝治天下他日幸遂歸田之請築
亭山麓仍以碧崖名之當風日清美與二三子游其間
指而言曰彼清泉冽冽而斜出者此先人濯纓之處也
盤石纍纍而可坐者此先人咏詩之地也崖谷沈沈靈
氣之宣通者此先人望雲出沒之所也一俯一仰無非
精神之參會非惟慰其遐思抑將藉是以厲夫所學期
克肖乎先人予雖耄矣此心不敢忘子幸爲辭刻諸亭

上何如濂曰傳有之舜食則見堯於羹坐則見堯於牆
古之上聖猶若斯況下於此者乎人子之於親遇事觸
物無有不可感觸者況親之昔日所遊歷者乎斯亭之
建當與甄氏竝稱其視崇臺芳榭以騁遊觀之娛者果
何如也若先生者豈不爲孝敬之人哉先生字杞山觀
其名也學問富而德行修踐揚中外其善政蓋章章云
辭曰

崖之雲兮英英其升崖之木兮欣欣其榮悵先人兮何
之颺風薄而上征豈降精而委祉兮發爲休徵三秀之
茁兮膏露之凝渺長思於無窮兮視一息於千齡金可

銷而石可泐兮又焉能爽吾之精誠

崇陽縣

茱萸山存制大師碑在崇陽之金界院乾符乙未趙麟

撰輿地碑目

茱萸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唐存制禪師居此碑銘久

佚

巖頭寺題名

巖頭寺在唐為昌國寺

銀青光祿大夫隴西郡公李綱自通城如崇陽中路宿

巖頭寺目之曰寶陀巖男宗之侍行建炎戊申六月十

九日也寶祐癸丑秋孟陳仲微題

按李忠定以建炎二年落職居鄂州道經於此後一百二十六年縣令陳仲微爲之追紀歲月邑志乃謂忠定於此撰碑勒銘傳會之言耳

封兵部員外郎龍溪劉公墓誌銘王世貞撰萬曆二年
文見本集

劉翁生二十九年而舉中丞君又二十八年而中丞舉進士又七年而封又二十年而卒且卒而沐浴具衣冠命中丞前曰日以而之幸于鱗也以徼惠於王父之銘卽吾死誰當銘者中丞飲泣謝不對固問之啞然曰將元美乎翁笑曰吾志也促置酒五行稍區畫後事曰去吾之明日逝矣果以明日逝元美者不佞世貞也又三年而中丞以書與幣具其事介鄉進士吳君楚材之狀來請曰治命也不佞不敢辭按狀公諱縉字一紳龍溪

其別號也世爲崇陽之南谷人其先避摧茶徙宜春數世歸以南谷蕪不可業乃居烏土山之陽坪四傳而爲宜春簿吉有能吏稱吉三子其仲曰鐸鐸五子其少處士公紹箕儒而俠卽于鱗所爲銘其墓者也處士念其姓恣恣無顯時而會翁長乃始受麻城高生春秋久之無所得還白父曰兒非薄書生不爲顧于中不了了請得更業而奉大人朝夕去而業農不足則又業小賈旁及相馬飯牛牧豕種樹陂魚之術無不心通者什一而息之稍稍具伏膺矣而娶甘安人無子其貳汪安人生子卽中丞少而警異翁乃更前白處士曰是兒也授之

書了了庶可以竟大人志乎而里中豪有齟閤左人產者翁不平數目攝之間以摘之人豪恚搆翁邑令令與豪有連乃捕翁寘獄榜苦之三月而翁不伏釋之時以屬疫傳甘安人病死翁大慟曰吾不能直弱者而以身爲豪餌固當奈何乃使豪甘心媼異日何以見地下於是益課責中丞業日至補邑諸生人或以賀翁曰未也我安能長爲諸生父厯厯脫踐更而中丞舉鄉貢人皆賀翁曰未也俄而中丞下第歸翁謂舉子居自以易貴優其身而從鄉里少年博飲恣狎邪游邪卽不得稱吾子所以操之一切如諸生中丞遂成進士授潮陽令還

里汪安人泣而語之曰若猶記崇陽令之枉若父乎幸一切毋枉人翁呵之曰令安得枉人令自昵豪耳聞潮陽倍且什之汝無昵豪而一日忘閭里兼照之心卽時時念母所以死狀何繇枉也中丞謝受教遂爲名令而其遷刑部郎改兵部俱以扞虜見功名出僉事貴州遂爲其叅議復皆有兵事所撫苗萬五千上首虜二百餘最後爲淮揚兵備副使大破倭寇超爲按察使至今官時翁家居而所傳警急安危百端人或以誅翁翁笑曰兒故有汗馬志安能不任之卽死死職也而忌者孽中丞當調歸翁喜迎謂之曰吾嚮者不敢以而爲子數今

真吾子矣人或謂中丞非久且復用翁不答邑大夫以中丞故嚴重翁數延爲鄉飲大賓翁逡巡謝弗肯應也出恆騎一款段曰吾幸不乏筋骨而奈何駕人車自其微時嘗鬻病豕人償之如恆豕翁曰豕實病歸其半直家人有拾遺釵者公聞其爲隣婦遺也袖還之至中年而積千金者再輒散而行其德屬大饑穀石一金翁爲減半而糶弗及者人予穀一斗毋責息也環翁而里者靡不衣食公三族無併日炊者矣而翁又樂施予務可喜事環翁而橋道邸舍宮寺靡非翁題名矣吳子之言云劉翁大誼章章得諸天性其不得於豪之謂何晚乃

不以爲怨匪不報之且畀之德移其子於治平抑何質
行長者也當劉翁貴勝時豈不能立致陶侃乎乃所取
於人若污與人若棄卽與人若棄而自致累纘積勤彼
見以爲生難也而三族不自知難以取翁若寄者何也
今之君子豈不亦讀書有當世之慮獨於質行長者媿
心哉是以有功於中丞所繇來遠矣君子謂之知言翁
得壽八十有四子一卽中丞名景韶以戰功顯而能文
章成一家言娶於張封安人有三男子日孚以功授武
昌衛指揮僉事娶戴封恭人日益日躋俱天孫女五適
千戶張邦本太學生汪潮海邑諸生龔衍材曾孫男三

女五葬某所銘曰

天實答爾以令子而貴爾且使爾黃耆以食其祉爲子
貴爾耶爲爾貴爾子耶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脩
此三者故全爾之貴爾子也誰曰不然

通城縣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黃庭堅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通城縣學宮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細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作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宮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歲

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趨如令則止及今東平王君定民
佐才之時病其邑子之不學乃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
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亦王君之力也
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以書
幣聘焉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堂者利
於羣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
賢者之不安席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
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之夙夜於其家
者知貴老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於市於田見儒衣者
皆肅然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勞我力

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
權吳君發政甚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
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李君
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
力學以待舉修己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事退則
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
不可薦羞皆彌縫補苴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
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性者民所自有
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爲濫強有力者嚚柔良者不立
豈獨民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有勸學

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及是吳君爲之請焉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其得一也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當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皆孟子之罪人

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諸生若夫挈楹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觀則非兩令之屬予者故不書

山谷集

武昌府金石存佚考卷之五

興國州

重巖寺記在興國軍景德寺大和元年舒元輿撰 輿地

碑目

碑已佚文見文苑英華

官寺有九而鴻臚其一取其賓而往來也臚也者傳也
傳異方之賓禮義與語言也寺也者府署之別號也古
者開其府署其官將以禮待異域賓客之地竺乾之教
蓋西土絕徼者也自漢人夢人如金色之降其流來東
吾之鴻臚待西賓一支特異於三方厥後斯來委於吾

土吾人仰之如神明焉伏之如風草焉至有思覲厥貌若盼然如見者則取其書按其云云之文鎔金琢玉刻木扶工運毫合色而彊擬其形容構厦而貯之猶波之委于瀆瀆之注于溟晝夜何曾知停息之時其如是非官寺之一而能容焉故釋寺之作由官也其非九而能拘也其制度非臺門施樹而能節也故十族之鄉百家之間必有浮圖爲其彩黛國朝沿近古而有加焉亦容襍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祇神焉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吾釋寺一小邑之數也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及其繁也學徒如林金貝如

山故文昌官祠擘局而司之東西都命貴人分衢而使之商其略猶天文隸於河漢而莫之極也非名無以別之乃隨意而出焉有見天地符祥而稱之者有取山川微絕而稱之者語其額而名可知也重崑之作蓋山川秀絕之大統江夏之永興寶應元年秋七月自天有命而升於文昌宮之春官籍考其地有重崑峽焉故命寺乞此名以大厯十三年遷縣於長慶鄉寺亦與遷貞元八年縣又遷之長樂深口寺亦隨動今之地直縣之坎三百六十步有邑人葉望心存於金色人不待布金而出其地以奉之輪廣二百畝右肘於熊耳左掖於覆盆

連岡伏其背深湖朝其嚮擁抱之勝盡在其土有僧曰謙曰諷手開榛蕪竄而立困竟遺其恨於後焉長慶三年春三月上座僧長鑿沙門器有公識爲其徒所推乃執柄結構主廢興爲己任寺以利堅沙門與都維那道援志力是俱物亡橫議邑俗之倫以貨來資者如官司驅焉至明年春二月星一周而新功成樹宇之爲殿者其間五扶土而爲像者其形七帳之飾珎者如殿間焉乃鑿門而三張翼而廊殿陰有北方挂金草天神之宮東北有禪氏七代祖沙門栖心之室也凡二十四曲突而能庖築堂而會食拓庭而寬植木而陰湖山參差金

碧相錯捨舟車而極其心相者宜化成焉嗚乎域外之教而入於域中如此而大邪人謂沙門之亡才吾不信也良鑿旣以力之辛勤而就亦欲其事流之於異時乃買武昌石琢磨爲碑自永興錄其狀訴授于予因撫其狀而書之復紀以銘銘曰重崑重崑無峽無友釋宮斯闡上轟星斗虹完梁棟日月戶牖金相凝凝烟水奔走雷颺箭雨溟濛不朽磔然之石附地之厚刻其成功垂耀於後

真宗御製元聖文宣王贊并加封號詔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正書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東封禮畢十一月一日幸曲阜縣謁奠先聖文宣王是日詔先聖加號元聖文宣王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奉勅諸道州府軍監各於元聖文宣王廟刻御製贊并詔十一月十二日改謚曰至聖文宣王避聖祖諱故也

若夫檢玉介邱迴輿闕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巖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彛訓宗儒尊道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
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
有赫懿範彌彰

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
百王而致理丕變人文方啓迪夫素風思肇揚於宏烈
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
倫之先覺元功侔於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
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寡昧欽承命厯曷嘗不遵守彛
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齊魯之地
飭駕數仞之牆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

奠獻以惟寅是用徵簡策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
之禮庶伸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
示朕懷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祝文特進署仍令所司
擇日備禮册命并修飾祠廟祭器其廟內制度或未合
典禮竝令改正給近便五戶以奉塋域仍差官以太牢
致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徽宗皇帝賜辟雍詔崇寧元年

碑在興國州學宇多殘缺

皇帝賜辟雍詔後序承議郎試大司成兼侍講武騎尉
保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薛昂奉旨撰

竝書

碑在興國州學文缺

御製學校八行八刑碑大觀元年

碑在興國州學

高宗御書孝經碑紹興十五年

石刻在興國州學書有真草賜秦檜者檜有跋

白茅
堂集

高宗以御書真草孝經賜秦檜紹興九年檜請刻之
金石以傳於後世上曰世人以十八章童蒙書不知
聖人精微之學皆出於此朕因學草聖遂以賜卿豈

足傳後檜再三請乃從之

中興紀事本末

魯國圖碑左廸功郎充興國軍軍學教授俞舜凱模刻
竝跋紹興二十四年四月

碑在興國州學

恭惟國家廣闢黌宇以幸多士士之絃誦六經如見聖
人森森乎有鄒魯之風可謂盛矣獨是東魯之邦闕里
杏壇之迹宛然如在而耳目或未接焉夫遊聖人之門
而不知其出處遊息之地豈足以稱君師教育之意乎
舜凱頃者負笈四方得此圖於龔慶府藏之逾三十年
今幸承乏敢請於郡置大成殿之東廡庶使朝夕於斯

者得以考聖賢之軌躅而他日成材之効舉無愧於從
遊速肖之列仰副聖朝化成之文則此圖亦不爲無補
紹興甲戌四月十五日

興國軍學記王質撰乾道六年

文見本集

學在郡之北西附而東鄉舊者也在郡之西北附而南
鄉新者也其新者今太守縉雲葉公之爲也請論昔自
紹興二十年寢毀歷二十年大毀奚以寢毀吏無政也
奚以大毀吏無志也奚以弗新吏無才也請論今自乾
道六年秋八月以興冬十二月以成奚以必新公有志

也奚以能新公有才也奚以能速公有仁人長者之心
也必新以志能新以才能速亦才也不以才以仁人長
者之心何也請論志人各有私異同相形愛憎相搏不
撓者寡矣而不撓者志健也請論才才各有量抵其窮
則咫尺不加進毫髮不克舉也而不窮者才充也請論
心夫民戚上而弗之歡敬上而弗之愛心不交也我與
民爲親則勞佚同民與我爲親則緩急同蹶然動之趨
然其趨我也此略也請論詳公始至有事於先聖之庭
悼先聖之失其居而懼己之弗虔其職也公之言曰佛
老之宮嚴且麗率與皇居相伴而先聖所庇乃弗及中

下之廬先聖吾天也慢天者不祥且吾所受制書學吾事也違制者當論如律於是公之志立也既藉諸有司則負上之逋以萬計負下之逋亦以萬計上以峻督下以哀蘄公之言曰峻不已則怒繼之哀不已則怨繼之上下交相憤也志將何之於是公之志既立而未果行也期年戢姦整慢嚴藏嗇出而平時飛揚滅沒之財竝集峻者夷哀者怡矣又推而應公上之羨征滿既往之宿負待後來之急須得衍算也於是公之志行也此迹也請論理志者有意而無體必有所依而行才者所以爲行志之具也才者易縱而難收微失所控則肆故仁

人長者之心所以爲御才之器也志健而才不足則事弗濟才充而仁人長者之心弗篤則事雖濟而多傷事且濟而無傷非三者相須而無虧何以及此也此名也請論實凡物木章計若竹若石若瓦若甃箇計灰石計若鐵若丹若堊斤計取其爲物三十二萬三千有奇地爲官者積弗取多閑材不足則定其價而後市賦其資而後輸視其願則徇而從之餘須皆如之凡工爲廬事爲土事常廩有差不時而撫其勞而扶其病也餘須又有差旣役爲工二萬二千有奇凡用以材事之質劑命掌比之治者主之凡掌比之治皆民之有力自重善持

家恥犯法者也以役事之稍食命長學之政者主之凡
掌學之政皆士之秀且賢遵法度可蹤跡者也民之良
者勞於外士之彥者持於內姦者有以寓目而無以措
手也靡錢貫計五千一百有奇粟石計九百三十有奇
無一而不至於民也凡民受役要者咸喜弗受役要者
咸慕相勸而至不忍舍而歸此其情非有感乎利也凡
室自殿若堂達於門皆序而兩之自殿若堂衍於旁皆
扶而兩之暨他室楹計二百五十有奇昔之所有者必
具而有加其無也乃今有之此政也請論人公名模字
叔範其考是爲石林先生嗚呼可謂有子矣

雪山集

興國新建軍學門隄記迪功郎軍學教授聞人謨撰奉
議郎知新建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賜緋魚袋桂如篋
書修職郎前黔州□□參軍

姓名缺

篆額嘉定七年

碑在興國州學

興國軍學宮徙於城西自乾道庚寅始也然古刹障前
氣象阨塞而廟學共爲一門往來憧憧弗敬弗肅非所
以明制度示觀瞻又學之路舊并民居旣迂且狹負笈
之士未免循牆而趨蓋越四十稔而莫能易也大理丞
虞公爲治之明年政成人和年穀再登事無大小次第
畢舉一日奠謁顧謂模曰教化者風俗之機學校者教

化之源茲郡守之先務今路之與門士久以爲病可不
釐而正之乎卽日捐粟於廩出金於帑命模庀事督工
由殿而廡頽圯者興漫漶者飾於是相厥陰陽度鬻宇
之宜而爲門復出公田易浮圖之地以爲隄門之爲屋
三間修三尋廣如之崇二尋一仞隄之爲路袤八十步
廣三步一仞命工以庸值役力以農隙民不告勞官不
耗用皆成於公經畫之妙而得於公樽費之餘偉哉門
隄之成也面揖三峰下瞰平湖植柳蒔蓮左右映帶見
者改觀方領矩步委蛇其中者莫不歎昔謀之難而今
成之易也合辭而進曰是僑功美績有待而成願有以

壽其傳庶足以侈虞先生莫大之德予告之曰輪奐之
美版築之工是特外觀云耳若乃漱芳潤挹菁華培植
乎內心之學者蓋知所自勉乎故凡出入是門由行是
路者當思所以閑放心距非念屏紛華之好趨正大之
學宮庭可守而戶牖不可開正途可趨而邪徑不可蹈
由是而升堂入室由是而舞雩詠歸則千載之下洙泗
遺風凜然不墜是邦侯之所望於爾士爾士無負於邦
侯者將於此乎見矣嗟夫士習之勤惰固繫乎學校之
興衰學校之興衰又繫乎郡政之修廢今兩役甫成近
而屬邑遠而旁郡之士皆于于然而來嗣茲以往儒風

日盛人才輩出邦侯興學之功德久而不磨矣諸生請誌於予敢撫其實而勒諸石焉公名旂孫太師忠肅雍國公之哲嗣也嘉定七年四月旦日
理宗訓飭士子文寶慶二年

碑在興國州學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靡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興國路學教授廳記郡文學掾陳松年撰并書至元二十七年

碑在興國州學

興國爲郡環抱皆水而魚湖之利爲大故曰富川曰富水而出江之口曰富池至元戊子余被命來此學舍旣敝陋而學官無公廨可居不得已而僦民屋去學宮頗遠朔望行香朋友會文皆不便或曰學之東偏舊有明德堂後易爲教授廳兵燹後瓦礫榛莽矣謀欲結數椽而窘於學計之不足及考之簿籍舊有魚湖之利久爲豪佃所據遂白之有司會府官主之儒臺是之行省明

斷之始得復業於是事力稍紓乃度材庀工首修大成殿既又修廊宇修講堂葺齋舍補祭器朔學倉改立土地祠工役畢備然後剗荆棘築垣牆甃石構室屋洫事有廳退居有堂課子弟有塾介廳堂間作舫齋以款客庖湏廩略就次第暇日從容對遠山挹平湖前有池蓮淨植後有牕竹蕭森由是學官可以容膝士友可以盍簪矣或有笑於列者曰子可謂勞矣國家以三歲考績期及代且至奚必若是余曰不然一日必葺余之志也子毋謂勞充而大之是尙有望於後之君子至元庚寅季冬既望

興國路重修教授廳記郡文學掾臨江南洲傅行簡撰并書至正元年

碑在興國州學

後至元庚辰秋予自江西來典教富川初至太守申侯肅以賓禮卽與語曰郡庠非不壯也學廩非不足也歲計非不充然有餘也前職此者往往屈力單慮志弗及行朱子云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領護黌學嚴祀聖師圖書服器之藏金穀出納之數皆獨任之責匪輕也今乃無涖事之所容膝之居將何以責其盡職哉子儀圖之承命退而攷諸圖誌及門隄等碑皆具載乾

清江金石存佚考 卷五
道庚寅徙學城西嘉定甲戌虞守以學路舊并民居迂
隘出公田易寺之池四岸植柳中蒔蓮立泮水詠歸二
亭爲坦途以便士友之來往學之東偏則有教授廳視
其舊基則頽垣荒草如適莽蒼者廡存者碑耳因念茲
地重興豈非有待於斯時哉遂白之於府出粟捐資度
地擇材售匠以直計工以備先葺堂次建公廨爲屋凡
七十四楹瓦甃五萬結石六百餘尺工食之數亦如之
黜聖丹雘莫不畢備於是創大成雅樂新從祀像設祭
服完庖廩具庶幾學校爲有成矣贊其成者實幕府李
仲安王通輔予不敢憚勞夙夜奉公惟恐其行之弗力

焉嗟夫行之以力非其人則力不能致待之以時得其
人則時不復失傳曰待其人而後行者良有以也申侯
名克溫字直夫南陽人今以美解去繼守茲郡者爲憲
使焦公之嗣名思忠字恕卿世居南宮禮賢崇化好學
善書因請以敬敷二字題其堂并輯前後教官姓氏刻
諸石

重修興國路大成禮殿記資政大夫行湖廣中書左丞
吳繹篆額奉議大夫江西摧茶都轉運使司副使王思
哲書丹九江後學張中謨文至正五年

碑在興國州學已泐碑刻大例以撰文居前次書丹

次篆額此乃以位爲序列撰文於末行亦足以覘風會之遷流雖文字不免也

碑陰文學掾姚熙載書

以前碑但紀大略特書姓氏以見當時上下推誠効力之詳文亦殘缺

興國州修學記歐陽元撰至正九年

碑在興國州學

興國在隋唐爲邑或名陽新或名富川或名永興至宋太平興國三年升爲軍與姑孰分紀年之號以爲名皇元混一升軍爲路古屬江夏郡宋屬江西路今屬湖北

道其壤介江湖之間有山水之勝其土饒金銀銅鐵之產故郡號富川而邑號大冶其民銳於治生怯於私鬥故易爲政士篤於好學而恥於浮靡故可語道郡守之至於斯者樂其釐務之多暇則治其學政焉宋乾道中自郡西遷學今所嘉定中以公田易寺地爲池我朝至正三年癸未總管焦侯嘉議視禮殿駸駸敝撤而更新六年丙戌今總管石抹侯大中以兩廡應門卑陋弗稱禮殿之制乃命匠計工又召吏計學廩所儲登耗吏曰儉不足爲用於是集衆議酌事宜節浮費徵宿逋復故額吏云財足調度然後庀工掄材揀日興事命錄事張

應元府吏葉應祥程思賢董其役以七年丁亥正月鳩工九年己丑六月落成闢地立菑礮石陶瓦壘址堅崇視舊加袤建東西廡十有四間奉安從祀像百有五人應門九間列棨戟二十有四枝又作東西齋八間以處來學按舊券歸寺所占泮池上作櫺星門三內外計百有餘楹民不告勞工各獻技新殿巍巍門廡翼翼輪奐偉然一郡改觀春秋釋奠登歌作樂祭有擘緩滯滯咸易其制克諧厥聲期月之間百廢具興教養兼至多士屬心是秋七月侯將受代諸生請於教授何玠奉事狀來瀏山中謁予文以記予考郡志知歷代沿革由縣而

軍由軍而路皆以其名物之阜故隆其名稱以重其付託也且郡以富名又非以土產之美有助於國用乎思昔周禮賦地官之職凡國家土地之圖人民之數與夫貢賦力役之等山林川澤之產至於邠人金玉錫石之地嚴其厲禁而搜求所取之處其所以爲實國用者不既周乎然其所掌莫大於邦教焉書君奭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蓋言商之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以及小臣屏侯甸矧惟奔走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此天之所以實商也蓋國之虛實係乎人材之盛衰教化之隆替也其來久矣學校者人材之所自出教化之所由興也故以鄉

三物興賢能而德行道藝之選由於學以本俗六安萬民而師儒朋友之聯繫於學頒學之制惟地官爲詳然則有民社者可不以學校爲先務乎今皇帝詔天下守令考課六事悉備爲最而興舉學校先之興國土產之美固足以裕國而人材顯庸於其鄉者若吳中復之骨鯁而時君錫之書號鐵御史教化之新徵於前代者若陸子壽之職教是邦士至今尊慕之號陸子學斯二美者視今富川土地之美其貴重可同日語哉郡守作興教官興起士氣他日之效況未必止乎前日之觀云

汪叅政生祠堂記王質撰紹興三十一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紹興三十一年秋七月詔以御史中丞鄱陽汪公宣諭荆襄自行都及襄陽所過披疵剔隱凡格而不流與壅而不上達者咸驛置以聞天子惟公爲信疏函朝通膏澤夕下而興國被惠最厚興國地多山谷其稍夷衍者則漫爲深瀦淺澤不得盡爲民資又當江淮走集之衝往嘗與東南巨寇桀賊爲巢窟蹂躪戕圯較一道十州獨甚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是存者四之一舊輸苗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

七百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其
他稱是已不可復任而淮衣與稅縑並征稅縑四千有
奇淮衣六千三百有奇垂將倍之公且至衆相謀曰被
此毒已來叩郡庭湊使臺謁省闈先後以數十計矣朝
廷取決於民部民部有司也奚敢議繩尺之外故屢進
弗獲今天子寄公耳目心腹公又聰明果達祥順慈厚
與天子意相通試告之宜納既至相率羣拜于庭列次
于門且延于衢千人一色慘怛怵惕久乃得言曰維氓
幸生茲時還定安集尙敢冀其他惟是淮衣沿襲因循
遂成不草灼爛肌膚灰滅頭顱于今有年願假須臾之

景有請於公公曰何哉吾惟有不知知之敢有不告天
子惟有不知知之豈有不行爾其示我以詳於是進曰
初大河未他裂郡有賦曰黃河卷埽錢縑計一萬七千
有奇蘄黃爲代輸而郡以縑充之匹計一萬四千有奇
自大觀二年始也今黃河不卷埽蘄黃不代輸而淮衣
著爲經常自紹興五年始也其初二千一百有奇二十
五年增六千三百有奇及大觀之數則止膏竭命殫可
以損不可以加公其哀之公應曰諾又進曰往者以錢
視縑縑計一百二十有奇得縑百承平時其直相當民
雖不欲而猶能堪之今無易縑之錢而一縑之估錢四

千五百有奇是一縑而兼三倍之錢往者蘄黃與興國各有虧餘相通蘄黃爲興國供河埽興國爲蘄黃調省縑今蘄黃自若而興國獨抱虛運承實禍是一州而輸三郡之賦公又應曰諾明年春正月公歸拜參知政事具白其事天子卽詔有司以爲率勿增令下闔一郡三邑數萬之生靈扶伏踴躍首擊地手加額上戴天子次則戴公維天子高視兩儀萬物之上敝屣神器褰裳遺之何藻色之可狀而端倪之可窺公出而與世同憂公不能忘世世亦不能忘公衆又相謀曰古者敬愛其人而不得親或思其人而無所寄情則貌而奉之故其像

有畫其祠有堂於是鄉黨喜事有力者相與述人情規古義以請於太守張公采太守曰地庫薄則不稱位宇囂隘則不稱德畫得其略而不得其詳則不稱容乃得西城佛宮相其位置之尤者傑爲之屋而擇其輩行之名者工爲之貌奔走經營無所不用其至而後得公精神儀幹冠冕佩服之真旣具以曉其部之民民曰如是可以無憾雖然自辛及乙宿師用兵五年溝池櫂艦樓櫓營屯之役金鐵絲纊穀粟皮羽之斂魚鱗鳥鷁錯布疊出嗚呼殆哉斯民岌岌乎此邦也淮衣至是亦將無以爲輸且朝廷知其無名盍亦除之吾儕小人苦不知

足之嘲願受而不避無以使盛世清朝何有待來年之
云太守曰天子視民如傷公愛物如已千載一遇不謀
而同符公將秉執元鈞佐佑太平兵甲歛息無所興發
府庫充仞無所庀藏復常庸蠲常租省常調爾行將見
之民曰如是誠可以無憾則以告其客汝陽王質求文
以列實質不敢辭不獨以彰天子之聖著公之賢凡志
士仁人皆可以動心焉

興國太守題名記王質撰隆興二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榮陽張公采元亮爲此郡無毫髮不稱人意郡闕太守
題名元亮心不滿之間謂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也去者漫然來何觀焉不惟如是太守於民有父母之
道師帥之義行路視之人情薄哉顧有所不決江西一
道十餘州此最毒於兵凡圖書金石皆散壞不可稽驗
我最後於諸公故老遺黎日就凋零益無所諮叩數熙
豐來楊公繪王公琪各以文章事業表見李公宜又捍
難保門有卽墨平原之功至於今誦之然追其歲紀官

稱己莫獲其詳姑憑其槩見著之懼有舛焉獨得王公
專以次實之將於此乎權輿闕者夥矣如之何而可質
曰著而舛猶未著也疑者於法從闕又何尤焉於是始
定於王公專凡若干人具次於左方

去思樓記王質撰乾道二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興國太守張公未去郡之三月作南門冠樓於其上通
守王君濱間語余曰樓將成名未具也此邦人民心不
負于公之去而力不足於公之留有快快不滿之容有
鬱鬱嗟吟之聲夫未去而惜則既去而思也不既切乎
吾以去思名之人情宜事實稱也予曰今之爲吏與古
異也不論古與往數年又異也不論數年與往十餘年
又異也古者事省而易應法簡而易行物豐而易征人
醇而易令故吏之爲力也易施長老所傳承平未亂之

時雖拙者猶能從容閒暇有辦而無趣退食之餘賞心
樂事銷太平之景以予所見距此三數年太守亦或閒
庭几而府庫倉廩聞其充未聞其竭也有時而竭亦有
時而充未聞其不可復充也獨八九年來爲吏者至不
可終朝余往來兵間所歷殆遍東南平時豐州壯縣氣
象變改月異而歲不同諸公所憂方隅乏佳政之吏田
野少歡聲之民此亦何足怪也事益繁法益急物益窘
人益澆御益澆之人培益窘之物守益急之法應益繁
之事雖黃霸龔遂卓茂魯恭之賢將施其所積而遂其
欲不獨予知其難也民不能以盡徇吏故吏之怨民日

深吏不能以盡假民故民之仇吏日毒當斯之時有未
去而怨者矣烏有既去而思者乎而張公所遇又天下
之至難建炎紹興之交江西無地無兵而興國受毒最
酷舊占籍八萬四千九百有奇今二萬三千六百有奇
是存者四之一舊秋輸六萬一千有奇今三萬二千七
百有奇夏輸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今五萬七千一百
有奇是損者十之五以四一之民輸十五之租而又無
故輸淮衣六千三百有奇雖解兵二十餘年益困弗蘇
而辛已至於甲申復連兵四年溝池櫂艦樓櫓營屯之
交金鐵絲纜弓甲皮羽之歛視大州同科而以和爲糴

者少亦不下五千有奇以汰去軍者多稍增至一百有奇大州不堪而況於興國公來以甲申之夏其去以丙戌之秋經大役者二興國平居爲盜賊之淵甲申之虞猺毒垂發公獵取數輩極慘治之而警其餘姦不得肆民乃少定凡城之隅若江之瀕布民兵其衝遠者敕吏調仔撫視近輒自行熾薪蕪酒射酌以飲民博殮巨骸佐之部勒卒乘整厲弓戈出入游警以張民兵之聲行者歸居者安强者奮弱者不恐市無謹言野無走塵若貧若富相安以卒無事故警旣撤而民始親乙酉合忠義新軍於江州露食草宿立須具廬興國當三百有奇

爲木若竹若蘆若鐵十萬有奇伐削之工覆築之工建治之工遷運之工舉不在其間謹詔相驚欲遁欲移不能者含憂以俟斃已而一物以計皆賦資於民而易其物一工以積皆假直於民而取其工凡物視其時之價凡工視其私之傭內郭外郊奔衝銜屬而樂與之從事旣周其身又濡其家故役旣已而民益愛以再歲考之上供之運錢計十萬五千有奇米計十二萬三千有奇吏兵之俸錢計五萬七千有奇米計八萬四千有奇至陋之國極困之民然而財以時輸上上不繩愆俸以時給下下不告病此宜其度越經常醞釀新奇有所不免

者問之在厯在厯不知問之在野在野不言今能言之窮其微眇而塞其漏鉗其變態而銷其姦析其奇贏而畜其出嚴其開闔而謹其藏如苦儒專經窮晝夜之力爭尺寸之功如枯僧縛禪棄形體寢食於寒暑之外拾遺腐於糞壤之聚奪掩匿於盜賊之懷故財紆於上而賦不及於下勞切於身而擾不至於民自公觀之以身之勞易民之擾自民觀之移己之痛爲他人之苦此而不有所感禽魚無此情蠻貊無此理也則未去而惜既去而思何異之足言而余獨念夫當故人難施巧之時處今人至不幸之地去而得思於民此不亦天下之至

難哉或者不以予言爲然自履之則知矣故予之於公惟憐其至難而歎其不可能也公名采字元亮鄭人是爲記

興國四營記王質撰乾道六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興國升軍則有兵自太平興國二年始也二十五之忠節十五之効勇十九之武雄牢城此凡軍之額也其肄額自何年始也六百六十有七屬諸禁二百六十有七屬諸廂此凡軍之籍也其著籍自何年始也城之北少西忠節効勇牢城營之城之東少北武雄營之此凡軍之營也其建營自何年始也其廢自建炎三年始也其興自乾道六年始也六年則太守縉雲葉公爲政之再期也六十有四以舍武雄四十有九以舍忠節三十以

舍効勇皆卽其故營營之又三十以舍牢城更而西之非其故也四十四萬二千一百有奇積其物而計之也六千九百六十有奇積其庸而計之也二千三百三十有奇以貫計錢二百八十有奇以石計粟布材召工之費也市者弗告虧酌之優也役者弗告勞廩之厚也爲坊五於其郭爲鄉十有三爲里六十有五於其郊無毫毛之自出也於是兵之雜處者皆遷兼其家者專舍之止其身者合舍之其身他隸而以其家自隨者闕之戍而未歸者制其室數以待之募而未集者分其地域飭其材事以待之戍兵之歸皆具而未來者乃今有以逆

之則其爲恩至衍也嗟夫月一其廩歲兩其縑旣有限也征役則添有給慶禮則橫有頒又弗常也鑄其有限弗常之祿而廬人之廬甚矣其難也且非惟其私而已凡兵非涅不爲兵貴其辨於民也涅而去之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服判之其品七巾而至於履其采五白而至於緋謂之軍容其弗遵者以某罪論惡其無辨於民也不足又以其居別之當舍而弗舍弗當舍而舍與弗當入而入皆以某罪論聽而弗問又以某罪論甚惡其辨於民也請有聞傷之禁有博戲之禁有禽犬之禁有巫卜之禁有飲禁有濫禁有逃禁有

盜禁有詭名之禁有匿奸之禁有歛財之禁有弛藝之禁有竊造軍器之禁有私傳兵式之禁有出法物之禁有結義社之禁法也者馭兵之器也營也者施法之地也官無寺無以施政也士無學無以施業也工無肆無以施事也兵無營無以施法也凡營別而謂之都都有頭總而謂之指揮指揮有使以伏事之儀制階級之律重則死之有兵於此弗嚴則弗肅弗肅是縱而蓄之也凡營有房房有號號有籍損闕而失繕修一日以某罪論三日以某罪論若垣墉之敗則登時築之庇兵於此弗整則弗安弗安是鋼而苦之也登時較之一日爲多

一日較之三日爲多四十二年而弗復可以爲多否也歲秋八月乙丑有令禁兵之占於籍者以盈爲度其闕額錢無輸冬十一月乙酉有令禁兵之疏於帳者多闕弗登必罰無赦此地曠而人稀五方之遊罕集初皆以致兵爲難及是憚爲兵者趨然動疑爲兵者毅然決變其目之所習見而感其心之所樂爲則營之勸也奚爲勸示其不愬然於彼而覈其不漠然於此此營之所以爲勸也官日以丑酉之令從事孰敢不力惟公之敏而功也奚爲敏而功無毆之以勢而致之以道此公之所以敏而功也

富池昭勇廟記王質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昭毅武惠遺愛靈顯者王爵號也昭勇者王廟號也富池者王廟所也甘氏者王姓也巴郡之臨江者王鄉里也某為秦丞相王遠祖也某為吳尚書某為會稽令者王子也某為吳太子太傅某為晉鎮南大將軍某為散騎郎者王孫也鎮南者死王敦之難於襄陽晉忠臣也吳王所仕國也大帝王所事主也西陵太守升城督折衝將軍前部督王所歷官也破曹公於烏林於濡須獲朱光於皖城遏張遼於合肥走關某于益陽解曹仁于

富池昭勇廟記王質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南郡禽黃祖於武昌者王生而在吳之功也捍寇賊保城邑興雨澤救生靈於元豐于建炎于紹興于隆興者王沒而在宋之功也王生而事劉表事黃祖皆弗克終而其際會建功立業者吳也王沒而厯晉厯宋厯齊厯梁厯陳厯隋厯唐皆無所寵嘉而其尤大彰明較著者宋也宋有天下追錄前代忠臣義士死而能有陰功密澤者於是王爲褒國公開寶五年太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褒國武靈公者元豐五年大旱禱雨有應郡以狀聞神宗皇帝錫之也以廟爲昭勇者政和二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王者

宣和五年道士臧歸真以王功上公車徽宗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武惠昭毅王者建炎二年以靈卜驚張遇郡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靈顯王者建炎四年以陰兵鎮金人御營使劉光世以狀聞太上皇帝錫之也以王爲昭毅武惠遺愛靈顯王者紹興二十一年部使者以王功聞諸朝又太上皇帝錫之也王太守將軍於吳公於開寶增號於元豐王於宣和一再增號於建炎又增號於紹興嗚呼吳於王厚宋於王尤厚也順佑柔懿凡兩夫人小君若女也紹威紹靈凡兩侯尚書若會稽也建炎四年劉光世之請也嗚呼吳於

王厚宋於王尤厚也吳所以興者有五人也不能退曹公使曹公順流而下吳必亡其退之者周瑜也不能禽關某使關某卷襄漢而上吳必亡其禽之者呂蒙也不能卻漢先主使先主順流而下吳必亡其卻之者陸遜也不能取黃祖使黃祖據中而立吳弗與其取之者王也魯肅也肅之言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之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王之言曰漢祚日微曹操彌驕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淺子劣不可

後操圖之宜先取黃祖進據楚關漸規巴蜀此二策者吳所以興也漢高帝之興韓信壇上之辭也漢先主之興諸葛亮廬中之辭也吳大帝之興王所建取武昌并荊州之謀也周瑜呂蒙魯肅陸遜班也陳武陵統董襲蔣欽非班也後王之没千餘年始與史氏辨正而著王之等夷爲高非諸公之品也嗚呼其亦有數也已按圖經王嘗爲偏將領陽新下雉縣今在郡西大帝取以爲武昌郡者也按傳王爲西陵太守領二縣陽新在隋爲富川又爲永興去西陵千餘里疑傳未安也或者爲西陵之後易領陽新下雉上接武昌下控潯陽未可知也

按圖經王嘗侯溧陽鎮富池按傳王之卒也未侯嘗屯當口屯半洲不及富池疑圖經未安也今下雉去富池二十餘里或者富池卽故下雉未可知也嗚呼校合山川道路於千載之上難也可以闕書而王之豐功茂烈則不可以闕書也受吳之恩報之如此受宋之恩報之又如此則王之忠義又不可以闕之也宋祚無極王心亦無極陰殄北狄永清中原共躋登茲王之威靈誠足以及此也詞曰

陵谷兮疊爲高深草木兮秋春明月兮不淪金支翠旗兮常新波濤沸兮簫鼓龍吟兮蛟舞瑤簪兮瓊琚江妃

兮漢女卮動兮星流袂舉兮雲浮格澤欃槍兮播落跋踏虛空兮百萬之貔貅厲鬼驚兮疾走沙飛兮石吼玉劍兮不鳴天河兮無聲萬億年兮元功生死兮哀榮穀我兮絲我淮之右兮江之左繚荆揚兮提封惠澤兮穹窿赤縣風塵兮蒙籠揭龍旂兮在大宮談笑汎掃兮正帝位於天中有詔臣某兮汝其爲王頌之拜手稽首兮曰臣其敢辭

武昌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六

興國州

劉公橋記承務郎興國路永興縣尹兼勸農事張智題
蓋靜江路儒學教授九江旌門范士奇撰竝書至治二
年

碑在興國州東八十里

富川縣於隋於唐繇太平興國而興國郡於宋水本多
川本富以富川望三縣不得望水多故也襟江帶湖派
接湘楚翠屏六溪之支流弗與春夏水積怒漲驚瀾渺
瀾苞山截道勢浮天極常以坡仙宿石田驛數語傾動

今古地亦從是而勝劉公子善為此邦名家以書抵予
 曰山川風景子槩其論諸廼若歲罹大浸驛途康莊莽
 為一壑行人病涉往往倚擔胥咨對面如隔刪丹寧無
 汎汎其逝之憂非惟馳驛之難而已吾與景顏羣從如
 杜固城南延祐庚申間常序耄艾展墓聯翩與偕而經
 其涂不知幾何年黃岡橋壓焉石摧柱腐廢興固有時
 經涂九軌自非人力莫致因在行者而語諸其鼓吾二
 家之力成此以濟人可不可時則景顏輩矢義勇謹然
 一辭罔有此虜音此豸齊也越明年秋杪復拈舊話惟允差
 穀經畫廼命浮屠賢董其役棄故基數弓擇地堅壇改

狃隄畚雲趨各策其力依山結構氣勢百倍捍隄以石
 暴集無虞功邁石髓夷庚無留行又足以證大蘇題驛
 之芳踪為近落成於至治壬戌之春鄉人利其便羣然
 請易名劉公橋子為我記之予曰古以橋而繫姓者多
 矣崔公得延壽而著史何公遇子瞻而勒銘風聲氣烈
 照映天壤然皆持節褰帷宅民之生顯於當代今公家
 介弟從子用素封捐貲而躋百世之盛美其迨有過於
 崔何也非即由是而之使過斯橋者睹其名撫其跡表
 徊從倚緬懷劉公之德而歌舞之子孫孫子又能以精
 神志氣承之於不朽纏綿人心山長水遠是自然之福

力也視區區駟馬題柱之流於公不足回首一歎識者
必感於斯文至治二年五月日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王守仁撰宏治十五年
碑已佚文見本集

宏治十年胡公孟登以地官副郎謫貳興國越三年權
知州事公既久於其治乃奸鋤利植而民以大和又明
年壬戌擢浙江按察司僉事以去民既留公不可則相
率祀公之像以報公德而學宮之左有疊山祠以祀宋
臣謝枋得者舊矣其士曰盍祀公像於是嗚呼吾州違
元之亂以入於皇朝雖文風稍振而陋習未除士之登
名科甲以顯於四方者相望如晨天之星數不能以一
二蓋至於今遂茫然絕響者凡幾科矣自公之來斬山

斥地以恢學宮洗垢摩鈍以新士習然後人知敦禮興樂而文采蔚然於湖湘之間薦於鄉者一歲而三人蓋夫子之道大昭於興國實自公始公之德惠固無庸言而化民成俗於是爲大祀公於此其宜哉民曰不可其爲公別立一祠公之未來也吾民外苦於盜賊內殘於苛政濱湖之民死於魚課者數千餘家自公之至而盜不敢履興國之界民違猛虎魚鼈之患而始釋戈而安寢歌呼相慰以嬉於里巷公之惠澤吾獨不能出諸口耳嗚乎公有大造於吾民乃不能別立一祠而使並食於謝公於吾心有未足也士曰不然公與謝公皆以遷

謫而至吾州謝公以文章節義爲宋忠臣而公之氣概風聲實相輝映祀公於此所以見公之庇吾民者不獨以其政事而吾民之所以懷公於不忘者又有在於長養恩恤之外也其於尊嚴崇重不滋爲大乎於是其民相顧喜曰果如是我亦無所憾矣然其誰紀諸石以傳之士曰公之經歷四方也久矣四方之人其聞公之賢亦既有年矣然而屢遭讒嫉而未暢厥猷意亦知公之深者難也公嘗令於餘姚以吾人之知公則其人宜於公爲悉乃走幣數千里而來請於予且告之故某曰是姚人之願不獨興國也公之去吾姚已二十餘年民之

思公如其始去每有自公所來者必相與環聚問公之起居飲食及其履歷之險易丰采狀貌鬚髮之蒼白與否退則相傳告以爲欣戚以吾姚之思公知興國之爲是舉亦其情之有不得已也然公之始去吾姚旣嘗有去思之碑以紀公德今不可以重複其說而興國之績吾雖聞之甚詳然於其民爲遠雖極意揄揚之恐亦未足以當其心也姑述其請記之辭而詩以系之公諱瀛河南之羅山人有文武長才而方嚮於用詩曰

於惟胡公允毅孔直惟直不撓以來興國惟此興國實荒有年自公之來闢爲良田寇乘於垣死課于澤公曰

吁嗟茲惟予謫勤爾桑禾謹爾室家歲豐時和民謠以歌乃築泮宮教以禮讓絃誦詩書溢於里巷庶民諄諄庶士彬彬公亦欣欣曰惟家人維公我父維公我母自公之去奪我怙恃維公之政不專於寬雨暘惟若時其燠寒維公文武亦周於藝射御工力展也不器我拜公像從我父兄率我子弟集于泮宮父兄相謂毋爾敢望天子用公訓於四方

大冶縣

保安鎮陣圖記符載撰貞元元年七月

保安鎮在大冶縣西六十里文見文苑英華

甲子歲我王克蘄春之明年也

建中三年李希烈反四年嗣曹王皋收復蘄州

是時天王居梁州丞相司徒勉出於陳留逆豎乘是遂
爲六合鯨吞虎踞使宿賊杜少誠長短兵三萬方將拔
蘄取黃濟江而南至於五嶺盡以天子之地懸自受署
焉春二月逆師自穆陵陰山白沙三大關支下而進威
聲炎炎如無枝梧緣道邏守已陷六七我師洶然少沮
氣勢王感慨激三軍沈略通神明以爲是鎮地勝而險

固卒薄而孱老彼必知我將銳志而圖之設伏衆戎盡
殪可也乃命兵馬使伊慎桀帥驍悍四千人銜枚宵入
張諸柵之卒人伏於莽間賊果體來以螯弧偕登於是
中軍一鼓萬夫雷呼內兵乘高而唐突之伏卒陵背而
芟割之紅旗拉風長戟如倚晨暮三接朱殷溪瀆獲馬
牛百萬蹄斬首數千級其餘斃踣瘡痍皚皚枕籍者遂
大築京觀以光武功焉由是氛霧蕩八方日月麗大幽
兇醜懷締搆江淮完推命江淮而南父子夫婦無僕虜
之患皆一舉之力也故自希烈亂常天下擁兵之諸侯
議鴻勳茂績者莫敢承風焉先是包大夫佶司天下之

賦將自揚阻荆萬檣峩峩不得安動繫我之捷卽陸驅
車水方舟驚颺駭雲集貢於天王君子謂我王之勳績
也大宜載太常刊鼎銘豈獨續縑素而已載忝賓介廁
橐鞬之末得備書事揚公休聲貞元元年七月二十日
記

土汭鎮保寧記符載撰貞元二年五月

土汭鎮今爲道士汭文見文苑英華

夏口至西南四百里其山曰西塞其鎮曰土汭相距可
百丈許崖岸中斷呀然摩霄大江浩浩橫注其下其餘
控荆衡走揚越氣雄勢傑岡連水滙者蓋數千里此天
用設險於吳楚也苟邊將不虎化爲豺狼以一鼓之鐵
一邱之木撐門鍵鑱絕流東隘則江介之勝吞八九於
鎮中矣在昔僭吳偏宋或攻或守年代紛綸莫可悉數
永泰中代宗以董秦爲淮西節度是鎮歷焉秦數兇戇
昧僭王度乘先朝寬大之典幸是地咽喉之固雖無跋

扈之志而多割剝之暴至於士民工商連檣如雲必將沿於斯泝於斯主守者乃高其門閱厲其威容恣奸吏巧誣聽部伍強丐誣差毫釐誘入罪地輸其緡錢魚鹽丹漆羽毛小則半取之大則竭索之愁痛之聲雷動宇內小人君子咸謂爲蠻貊之域無何李希烈自裨將驅除董秦奪其兵柄其土泆之民方組織禍階軍食不足督索之酷倍百前政甲子歲希烈大逆不道德宗震怒命宗臣曹王皋肅將天威詰暴誅亂節制江西之師春二月王乞靈宗廟一戰而克故是鎮復歸於我遠近皆輟泣爲笑媁媁相賀枯骸瘠體脫去擔負然否則傾矣

而未甚泰元年夏四月國家裂諸侯之地俾大夫盧公藩壤沔鄂以江蘄等六大郡屬之車始至而沴氣肅清令始設而軸轄滿盈和始扇而魚鼈不驚浹辰之下舊染汗俗咸與保寧矣昨野人出自山林來自上郡帆次檻側卒不識禁將不呵問無逗遛於時無哀歛於貨向至暮夜則漁者唱樵者和蕩蕩然罷鳴柝吠犬之驚嗚呼昔登太行摧輪之險今踐通衢如砥之泰非所託遇仁賢所守用德義則孰能致此與是知王者之御四海得賢而治失人而亂諸侯之守封略以德則固恃險則亡其猶影響耶况大夫寬仁惠和文武光明存易簡爲

約束萬夫知禁倚誠信爲政令千里自化變我澆俗寢
爲貞淳若察近以遠則他日手指陶甄心運動植虫虫
橫目知受其大賴矣小子感前後之殊事樂人庶之服
悅故爲保寧記以獻敢無愧詞貞元丙寅歲夏五月三
日山客符載記

舊唐書李忠臣傳董秦平盧人賜姓李氏名忠臣大
歷十一年加檢校司空平章事汴州刺史性貪殘軍
無紀綱人不堪命大將李希烈因衆心之怒以十四
年三月舉兵脅逐忠臣李希烈傳忠臣奔赴朝廷詔
授希烈淮西節度留後建中三年僭稱建興王四年

僭號曰武成以汴州爲大梁府貞元二年死記中所
云皆其事也

大冶縣學記王質撰淳熙四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天子非人才無與共治天下人才也者其原在鄉其流在郡其歸在朝廷積石河之源也岷山江之源也播而九之河之流也別而九之又三江之流也其歸則同入於海也河且南且東至于華陰底柱孟津大伾過大陸而北之此而見河之功江所歷曰沱曰澧曰東陵曰滙曰中江皆東趨此而見江之功皆未逾海之爲歸其澤溥也人才在鄉不若在郡國在郡國不若在朝廷朝廷人才之海也而其源則濬於其鄉周制士有秀自鄉而

升之司徒則以選士名之拔於其羣也選士又有秀自
司徒而升之學則以俊士名之尤於其選也既升則弗
征則以造士名之與民別也造士又有秀大樂正以告
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進士名之與士別也進士又有
賢司馬以告于王而官之爵之祿之此人才之濫觴也
周官三百六十總以六卿內外高下而別之乃克用又
蓋人才皆由此出也今之天下爲里若干而屬諸鄉爲
鄉若干而屬諸縣縣也者鄉之會也此論士之積石岷
山導之則九國被其惠否則萬物壅其澤其利害顧不
大哉公來爲是邑則曰財匱當理訟滯當決有司事也

學校弗振則人才弗茂人才弗茂則國奚須君奚賴哉
國事也君事也古者三十年爲一世州以士獻郡弗以
名聞闕世而且過之其才小不展於州縣大不施於朝
廷士奚忤有司之慚可旣乎何爲咎有司也縣令於民
有父母之道也於士有師之道焉民弗興咎在父母士
弗作咎在師公甚病之則以告凡邑之民曰學也者爲
國養才非虛拘夫士也士也者爲國養德非空廩夫官
也德足矣位及之所以治訓汝等旣富且良而爲美俗
也於是役興而民歡趨則又以告凡邑之士曰學也者
非徒其文也學之本在道士也者非徒其貌也士之實

在心所以推之治國平天下惟今所學是資也於是工
休而士競勸則以請東平王某書之公不自有又以告
凡邑之士若民曰學也者天子制之有司行之當戴天
子無思有司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知本也夫
於是以時釋菜於先聖之庭再拜稽首詠誦君師之德
以爲天而后某爲之述曰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緒
功也丁酉春二月十五日訖事也三十有七者其楹也
西而北者其方也其來請者周君之奇朱君紱何君若
董君維新萬君鈞陳君鄭學之儒生也其更新者潘公
子韶邑之令君也公三山人賢而有政事文章觀此其

他不問而可知也

大治縣儒學記虞集撰至正元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大治在江湖之表山川包絡形氣涵蓄寶藏興焉邑之
所由得名也土田之常賦日用之利力役供億視他邑
爲尤煩吏於是者宜乎學校之事有所未遑至今令長
長沙周君鏗以名進士來治之始克有所盡心焉至正
元年辛巳十又二月使人適臨川之野而告曰某之在
斯邑三年矣幸無獲戾於上下乃克重修禮殿神厨經
閣明倫堂左以祀鄉先生萬公正淳旣告成於夫子矣

請屬文以記之集進其使者而問之曰修學之資何所
從出對曰浙省之粟航海以實京師歲數百萬石以水
旱不給命上流郡縣他省之所隸者分其粟補之地遠
民困益不堪蓋通弊也去年大治之運周君率其民粟
以行周慮而慎防無汎橫無羨費至則輸受納者而身
先之完民以歸計吏會其用餘中統鈔二百餘錠召民
而還之咸曰民之無鞭撲培克之苦歸無假貸折閱之
償先事而遄歸視累歲之費十不及一二則吾令之賜
也固辭不受上下相讓久之令察其民之誠至則告之
曰若是則以爲學校之用可乎僉曰諾乃以之度材庀

工民不約而歡趨之是以其成之速也然則是可書也
己噫人心天理之汨於風氣習俗久而極矣長民者不
篤於躬行則民不信不示之以好惡則民無從不信而
強使之則治不立不知所從而導非其道則教不行是
役也周君其有信乎其人庶其教之可施矣乎古者學
校先師之祭取諸其鄉而已蓋其父兄之所親炙而弟
子之所習聞動焉而威儀可以則語焉而聲氣可以感
若魯之君子者以爲先無君子則焉取斯哉詩曰執柯
伐柯其則不遠蓋言其取之近也邑人之所共知所共
尊者其爲正淳之學乎正淳朱子之門人也勇徹於舊

學之役以求講學問踐履之實決去其仕進之末以求
至乎聖賢造詣之歸師友答問之遺書具在鄉里傳之
冠乎一時同門得之甚正而行之甚篤者故大治之人
因其所素尊敬而知其所從焉則其宗傳可得而遡之
矣嗚呼古者庠序之教教之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
友之倫復其仁義禮智之性禮樂其物也詩書春秋其
書也孔子沒曾子子思受其道而傳焉學者可以無差
矣然而數千百年周子兩程子張子出而其道始復明
一再傳而得朱子聖經賢傳微言大義莫不究極折衷
論定無復餘蘊國家信而用之布在天下而窮鄉遠邑

無明師良友願學者或不得說焉斯邑之有正淳也今
去二百餘年而遺言餘論不泯如此表章其人以諷勸
而作新之則周君有功於斯邑至大以周君既仕而不
已於學不爲迂儒以廢事恥效世俗之吏習以苟祿不
干今日之法令而從容惻怛以究其能行之三年而不
變使吾儒之爲治者皆若周公豈不盛哉乃若取桃花
山之地若干畝三港畝株林塘盛家港程家窩田園等
處之見侵於豪強者以歸諸學非私於學也政當然也
至於其政之可紀者則有進士夏君日孜之記云

平山先生墓誌銘謝枋得撰咸淳七年
墓在大冶縣東黃龍山文見本集

平山先生母公仁人也少年見蜀人死於亂離如痛入
肌髓收遺骸露骼藏之叢冢者以萬計流亡苦寒飢賴
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帑不留錢廩不留粟悉傾倒
施捨以活民命家以此屢空嗟乎一年少書生惻隱滿
懷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豈非英雄人哉其尉安化
也峒岷作亂單車牛衣入甍甍篁竹間推赤心曉以禍
福開以生路凶渠感恩羅拜至泣下民社以寧糴穀萬
餘石爲社倉四境無飢民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

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令有當爲之事而不爲者今皆爲之士民愛戴如父母其攝令衡陽也善政與善教並行百姓得歡心而歌舞之無以異於安化也部使者交薦堂除南康令公辭曰世與道交相喪久矣人物大凋零願作一冷官爲國育英材可乎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功臣貴將子孫皆願立講下江淮湖右後進士經公講畫有文名者尤多沿江兩帥借隆望以精神一聞衛靈公豈能知仲尼哉際可耳公養耳後帥辟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雖不能悉心受教公竭智殫

慮葺罅漏猶能護一面風寒叛膽敵心有所憚不犯偏閫界時宰頗知公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襄圍急將相皆天奪其鑿陽援而陰棄公有策可以解圍可以弭兵可以使南北百萬億蒼生全性命知時宰必舍家無餘財厥子無以終大事軍民悲憐斂殯葬祭諸費皆闡帥給之公諱廷瑞字仁叔家世河東之龍門後唐同光丙戌高祖平章母公昭裔從孟知祥入蜀遂家焉公生於成都中進士第興元府推官諱巖者其曾祖登科宰南溪諱諫者其祖太學上舍生諱自誠者其父

生於己卯享年五十二娶劉氏生三男遇辰逢辰應辰
皆以奇才實學爲達官當方面者所知由進士選舉入
仕或辭祿廬墓或貳郡或丞邑止者得伯夷柳下惠之
仁仕者合伊摯呂牙之道皆豪傑士也逢辰仕建安條
上四十事說達官爲生靈留一髮生意人望翕然辛未
正月十一日子孫奉公柩葬於興國軍大冶縣鄉曰永
豐里曰白雉原曰黃龍山嗚呼公生而英偉恢廓有大
志惠義而力行爲布衣已能哀憐鋒鏑遺黎葬死者活
生者皆以萬計庶幾古之君子學足以見天地聖人之
大而仕止一掌故佐邊闡其沒年方五十二諸公貴人

不能用其才行其道以轉亡爲存易亂爲治也惜哉枋
得與公仲子相識晚而相知深請予銘公墓銘曰
才可以扶國之亡而爲興道可以挽世之降而爲升天
不假孔明公瑾以年人已知漢業之必傾計公生平之
陰德非古之大丈夫卽不能黃河之源不可窮則奔流
萬里而入海松根之茯苓不可劓則柯葉千歲而長青
匪春種而秋穫信雲族而雨盈志有續而道有窮必長
拔顛崖辛苦之蒼生而見清平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趙孟頫撰至元二十四年

通山縣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宮記趙孟頫撰至元二十四年
碑已燬文見本集

九宮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
煙絕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蒼蔚藿藜蒙籠蔓延於其
上清冷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遊仙之別所而栖真
之福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
穀熟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
考矣己未江上之役兵旣解而宮燬於盜冲隱大師封
君大本與其徒思復於古昔拾瓦礫除蕪莽度才鳩工

湖之金石錄卷六
作而新之廼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爲淵靜之居東爲
方丈殿南爲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
東爲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爲仙游之殿又南爲通明之
殿殿西爲西廡廡西爲道院其東亦爲廡東廡之東爲
齋厨倉廩廡南爲天聲之樓縣大鐘於樓中樓東西面
又爲道院庭西東面爲朝真之館中庭爲虛皇之壇壇
南爲碑亭亭南爲三門門東爲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
門之南爲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爲壺天之亭
又南爲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
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

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
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絰某某成其終
由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
完廢者復興卑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
養生之田鐘鼓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
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
京師而又與余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爲請辭不得乃叙
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
儒之說以正誼明道爲心令議者不得以迂濶而非之
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

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茲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逍遙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九宮山欽天瑞慶宮記歐陽元撰後至元五年

文見木集

至元皇帝臨御五年歲次丁丑夏四月集賢大學士臣哈刺八都爾等奏特進上卿元教大宗師臣全節言今海內名山福區道家祝釐之所宮觀圯而復新者五九宮山欽天瑞慶宮其一也皆未有賜碑請勅臣分紀其事以昭永久制曰可於是欽天瑞慶宮之碑屬筆於翰林侍講學士臣元申命中書左丞臣懋德書丹參知政事臣有壬篆額明年本宮住持提點車可照具顛末來京師臣元謹按九宮山爲古今名勝岡巒綿互數百餘里唐人陶姚二仙結菴山中去廼蔡蒨宋淳熙中真牧真君始墾闢此山朔建神宇旣而道法靈著於光宗之

居儲恩錫昭陳於寧宗之在位昇以宸翰賜以欽天瑞
慶宮額詳見尙書長沙易公紱開禧元年之記宋末已
未燬於兵至前至元十三年內附天朝住山大本封君
復之翰林承旨吳興趙孟頫爲之記延祐甲寅山有災
宮爲所燬今住山車可照復之垂成至治辛酉又災可
照復之志彌堅經營十有五年始克落成首作真牧真
君殿翼以御書巢經之閣傳以東西方丈次作法堂曰
天光之堂傍列元真都仙真官山王四祠輪奐雄偉甲
於諸方宗師嘉其隳廢續成改觀之美猶多其思致宏
深規度開廓蓋方外之智士元門之忠臣也於是奏請

得旨申命詞臣鋪張厥功銘之樂石可謂盛矣系以銘
曰

吳楚之墟斗軫之交山名九宮靈氣孕包唐有陶姚結
廬煉真上仍丹邱委於荆榛至宋真牧載剔菑樹行通
於天夢協於帝以佐累洽時維光寧有赫靈貺會於內
廷命宅茲山作室千礎賜以奎畫照耀南土曾未百年
歸我皇元我元熙風軼古義軒德明惟馨媚於上下神
來續續錫我純嘏順我之方民從如雲曾孫千億言壽
靈君靈不違處民用戰兢畢方爲妖不廢曷興乃作新
宮乃設崇嘯輦石輦木民足不跣靈君無爲孰主孰維

惟此高士載謀載惟天朗日晶層雲疊霞列室鱗次真
仙之家自下望之邈若霄漢林麓蔽虛金碧絢爛有烝
者徒置塾延師學道之餘讀書誦詩元流之宗奏疏上
前請紀嘉績垂示永年詞臣摛文陳述帝力神之聽之
報效家國山連匡阜數應九九符我乾元天子萬壽

